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 
第十九回 兄歸鄉胞弟成乞丐 孀守志親嫂做媒人

詞曰：胸中千種愁，掛在斜陽樹，綠葉陰陰自得春，恨滿鶯啼處。不見同牀婿，偏聆如簧語，門戶重重疊疊，雲隔不斷西川路。

——右調《百尺樓》

且說朱文煒別了林岱，出了新都縣，路上問段誠道：「我這件事做得何如？」段誠道：「真是盛德之事！只怕大相公有些閒言語。」文煒道：「事已做成，由他發作罷了！」文煒入了金堂縣，到慈原寺內。文魁道：「你兩個要的賬目何如？」文煒道：「共要了三百二〇七兩。」文魁聽了大喜，道：「我算得一點不差，怎便多要出〇兩銀子，成成分兩何如？」文煒道：「且說不到成成分兩上，有一件事要稟明哥哥。」文魁著驚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文煒就將遇林岱夫妻拆散，舍銀幫助的話……，文魁也等不得說完，忙問道：「只要捷近說，銀子與了他沒有？」文煒道：「若不是與了他，他夫妻如何完聚？」文魁道：「到底與了他多少？」文煒道：「三百二〇七兩，全與了他。」文魁又忙問段誠道：「果然麼？」段誠道：「句句是實。」文魁撲向前，把文煒臉上就是一掌。文煒卻要哀懇，不防右臉上又中了一掌。老和尚師徒一同來勸解，文魁氣得暴跳如雷，道：「我家門不幸，養出這樣癡子孫來！」復將文煒幫助林岱的話，與僧人說了一遍，又趕上去打。兩僧人勸了一回，也就散了。文魁倒在牀上，拍著肚子大叫道：「可憐往返八九〇里，一場血汗勞動，被你一日花盡！」又看看段誠罵道：「你這該剛一萬刀的奴才！他就要做這樣事體，要你何用？」跑下來，又將段誠打了一頓，從新倒在牀上喘氣。待了一會，又大嚷道：「你就將三錢二錢，甚至一兩二兩，你幫了人，我也還不惱；怎麼將三百二〇七兩銀子，一戰盤兒送了人家，我就教你……」將文煒揪過來，又是幾拳，倒在牀上睡覺去了。文煒與段誠面面廝窺，也沒個說的。不多時，文魁又拍手打掌的大罵，道：「你就是王百萬家，也不敢如此豪奢！若講到積陰德，滿朝的王公大臣，他還沒有錢？只用著幾個人，馱上元寶，遍天下散去罷了！」又問道：「你的行李放在那裡？」文煒不敢言語。文魁再三又問，段誠道：「二相公說，多的已經費了，何況少的！為那姓林的沒盤費去荊州，將行李當了〇四兩銀子，也送與他了。」文魁大笑道：「我原知道不如此，不足以成其慙，象你兩個一對材料，真是八兩半斤。其實跟了那姓林的去，我倒灑脫。這一共三百二〇七兩銀子，輕輕的葬於異姓之手！」說罷，捶胸頓足，大哭起來。

文煒道：「哥哥不必如此。銀子已經與了人家，追悔莫及，總是兄弟該死。」文魁道：「不是你該死，倒是我該死麼？罷了，我越想越氣，我今日和你死在一處罷！」地下放著一條鐵火棍，拿起來就打。段誠急忙架住，道：「大相公就不是了！當日老主人在日，二相公就有天大的不是，從未彈他一指；大相公也該仰體老主人之意。今日打了三四次，二相公直受不辭，做兄弟的道理也就盡在〇二分上，怎麼才拿鐵器東西打起來了？大相公頑錢，曾輸過好幾個三百兩，老主人可打過大相公多少次？」文魁道：「你敢不教我打他麼？你不教我打他，我就打你！」段誠道：「打我倒使得。」文魁將段誠打了兩火棍，又要去打文煒。段誠道：「大相公不必胡打，我有幾句話要說。」文魁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！」段誠道：「二相公是老主人的兒子，大相公的胞弟；老主人若留下一萬兩銀子，少不得大相公五千，二相公五千；就是今日這事，也費的是人情天理錢，權當象大相公賭錢輸了，將來到分家時候，二相公少分上三百二〇七兩就罷了，是這樣打了又打，總不念手足情分，也該往祖父身上想想，難道這家私都是大相公一個的麼？」幾句話說得文魁睜著眼，呆了一會，將火棍在地下一丟，冷笑道：「原來你兩個通同作弊，將三百多銀子不知鬼弄到那裡去，卻安心回來要與我分家；既要分家，今日就分。」文煒道：「段誠不會說話。」文魁道：「我怎麼不聽他？我和你在一處過日子，將來連討吃的地方也尋不下。」文煒道：「就是分家，回家中再商量。」文魁道：「有什麼商量？你聽我分派。我們的家業止有二千兩，住房倒算著七百，我將住房分與你，我另尋住處。你幫了人家三百多兩，二宗共是一千。你一千，我一千，豈不是均分，此名為一刀兩斷，各乾其事。」文煒道：「斷憑哥哥，不但還與我一處住房，就一分不與，我也沒的說。」段誠道：「大相公算是將家業分完了，也再沒別的個分法？」文魁道：「能有多大的家業？不過三言兩語，就是個停當。」段誠道：「老主人家中的私囊，並器物衣服，且不必算，此番劉貢生銀子共本利一千三百餘兩，大相公早要到手中，寄放在本城德同鋪內，也不向我們說聲；家中三頃地，也值千兩餘，付之不言。老主人當年用銀買的住房，止三百三〇兩，人所共知，如今算了七百兩，要分與二相公，何不將此房算七百銀子，大相公拿去？世上沒有這樣個分法！」文魁大怒道：「你這奴才曉得甚麼！家有長子，猶之國有儲君，理應該長子揀選，其餘次子、季子均分，此天下之達道也。二千兩家私，我若分與他，不夠一千之數，就是我有私心了。」段誠道：「不公，不服！」文魁怒極道：「你不服便怎麼！從此刻一言為斷，你兩個到別處去住，若再此處住，我即另尋地方搬去，來雖同來，走要另走。我若再與你們見面，我真正不是個人生父母養的！」文煒哭說道：「就是兄弟少年冒昧，亂用銀兩，然已成之過，悔亦無及。哥哥著我另尋住處，身邊一分盤費沒有，行李又當在新都，這一出去，總不凍死，定必餓死。哥哥與兄弟同胞手足，何忍將兄弟撇在異鄉，自己另行回去？」文魁道：「你是幫助人的，不論到那裡，都有人幫你。任你千言萬語，我的志願已決。」說罷，氣忿忿的躲在外邊去了。文煒向段誠道：「似此奈何！」段誠道：「當日老主人在日，屢屢說他夫妻二人不成心術，此番就是不幫林相公這三百多銀子，他又有別的機謀作分離地步，可惜相公為人太軟弱。依小人主見，先請闔縣紳士公評分了；現在銀錢器物若公平不下來，次到本縣前具呈控訴，量他也沒有七手八腳的本領，於情理王法之外制人。」

文煒道：「我一個胞兄，便將我凍餓死在外邊，我也做不出告他的事來！請人說合調停，倒還是一著。」隨即著段誠請素日與他哥哥相好的四五人，說合了六七次，方許了〇兩銀子。言明立刻另尋住處，方肯付與。文煒無可奈何，在朱昱靈前大哭了一場，同段誠在慈源寺左近尋店住下，說合又拿過〇兩銀子來。文煒又跪懇他們代為挽回，隔了兩日，去尋文魁，僧人道：「從昨日即出門去了。」第五日，文煒又去，文魁總不交一言。文煒在他身旁站了好半晌，只得回來。又隔了四五日，文煒又去，老僧在院中驚問道：「二公子沒與令兄同回鄉去麼？」文煒道：「回回那裡去？」老僧道：「令兄連日將所有家器、大小等物，變賣一空；前日晚上裝完行李，五鼓時即起身。我問了幾次，他說你同段誠總管先在船中等候。我說你們都去，這靈樞作何歸著？」他說道：「路遠盤費實是不足，定在明年親來搬取。我以為你也同去了，怎還在此。這是何說？」文煒道：「此話果真麼？」老僧用手指著道：「你看他房內乾乾淨淨，一根斷草未留。」文煒聽知，驚魂千里，跑至朱昱靈前，兩手抱住棺木，拚命的大哭，情甚悽慘。哭了好半晌，老僧拉開說道：「我此刻才明白了，令兄真是普天下情理以外之人。可趁他走還未遠，速到縣中哭訴於老爺前，差三班衙役星夜追拿這不孝不友的蠢才，將他私囊奪盡，著你押靈回鄉，把他鎖禁在監中，三年後放他出來，以泄公憤！二公子也不必迴避出首胞兄聲名，一個沒天良沒倫理的人，與禽獸何殊！我是日夜效法佛爺的人，今日著你這一哭，不由得大動了肝火，你可照我的話速行。」朱文煒聽了，一言不答，流著兩眼痛淚，走出廟去。老和尚見文煒軟弱，氣得只是搖頭。文煒回到寓處，與段誠哭訴。段誠笑道：「他這一走，我心上早打算得透熟。我不怕得罪主人，一個人中豬狗，再不必較論了。刻下身邊還有幾兩銀子，也可盤攪幾日；即一文沒有，老主人在此做官一場，不無情面。況相公幫助林公子，人人都號為義舉。目今大相公席捲回鄉，拋棄父母，趕逐胞弟，通國切齒。刻下生者死者俱不得回家，可再煩人出個捐單，也不愁百〇兩到手。況又有本縣老爺，自必格外可憐相公。快寫稟帖，啟知本縣，我明早去尋老主人素好朋友，再煩勞他們舉行。回到家鄉就好計較了，哭他氣他何益？」文煒恐揚兄之惡，不寫稟帖。不意縣尊早已知道，差人送了兩石倉米，四兩銀子，又將幾個常走動衙門好管事的紳士，面托與文煒設法。眾紳士滿口應承下來。誰料文煒走了否運，只三四天，便將縣官因公誣誤；新署印官，漠不相關；地方紳士實心好善者有幾個？見縣官一壞，便互相推諉起來。又得新典史念前後同官分上，自己捐了〇兩，又代請原上捐人，如此鬼弄了月餘，僅捐了三〇多兩，共得四〇三兩有奇，一總交付文煒謝責。文煒與段誠打算回家，盤費有了；若扶靈，還差著百金。段誠又想出一策。打聽出崇寧縣縣官周曰謨，係

河南睢州人，著文煒寫哀憐手本，歷訴困苦，他推念同鄉，自必加倍照拂，文煒亦以為然。又恐將捐銀遺失，主僕相商，交與慈源寺老和尚。身邊還有幾兩銀子，各買了舊棉衣褲鞋襪等類，以便過冬出門。這日正要起身，豈期敗運之人，隨處坎坷。交與老和尚捐銀，又被他徒弟法空盜劫逃去，主僕悔恨欲死，呈控在本縣。縣中批了捕廳，捕廳大怒，將老和尚嚴刑責處，細問幾次，委不知情，他又無力賠補，受刑不過，便行自縊，虧得段誠救免。文煒反替他在捕廳前討情。金堂縣亦再難開口，只得崇寧縣去。向管宅門人甚是動憐，立即回稟本官，少刻出來，反蹙著眉頭道：「我們老爺性情，我再捉摸不定。他此刻看了稟帖，說你是遠方游棍，在他治下假充鄉親，招搖撞騙，壞他聲名，還要傳外班坐堂審你；虧得我再四開說，才吩咐值日頭，把你逐出境外。你苦苦投奔到此，我送你一千大錢做盤費，快回去罷！倘被他查知，大有不便。」文煒含淚拜謝，拿了一千錢出來。文煒與段誠相商：若再回金堂縣，實無面目；打算著成都是省城地方，各處人俱有，或者有個際遇，亦未敢定。於是主僕奔赴成都，尋了個店住下，舉目認不得一個人；況他二人住的店，皆往來肩挑背負之人，這「際遇」二字從何處說起？每天倒出著二□個房錢，日日現要，從□月住至□一月盡間，盤費也告盡了；因拖欠下兩日房錢，店東便出許多惡語。段誠見不是路，於城外東門二里地遠，尋下注沒香火的破廟，雖然寒冷，卻無人要錢。又苦挨了幾天，受不得饑餓，開首是段誠討飯，孝順主人，竟不足兩人食用。次後文煒也只得走這條道路。這話不表。

再說朱文魁棄絕了兄弟並他父靈柩，帶了重資，欣喜回家。入得門，一家男婦俱來看問。見他穿著孝服，各大驚慌。文魁走入內室，放聲大哭，說：「父親病故了！」一家兒皆喊叫起來。哭罷，歐陽氏問道：「二相公和我家男人，想是在後面押靈？」文魁又大哭道：「老相公做了三年官，除一個錢沒弄下，到欠下人許多債負，靈柩不能回來；二相公同你男人去灌縣上捐，不意遭風，主僕同死在川江。我一路和討吃的一樣，奔到家鄉。」話未說完，姜氏便痛倒在地，殷氏同歐陽氏將他扶入後院房中，勸解了一番。回到前邊，與文魁洗塵接風。姜氏直哭到點燈時候，還不住歇。至定更以後，歐陽氏走來說道：「二主母且不必哭，我適才在外院夾道內，見隔壁李家叔姪同李必壽，從廳院外抬入兩個大馱了，到大主母窗外，看來極其沉重；還有幾個皮箱在上面。一個個神頭鬼臉，偷著拆取，俱被李必壽同大相公搬移在房內，方才散去。大相公說老主人欠人多少債負，他一路和討吃花子一般，既窮困至此，這些行李都是那裡來的？從午後到家，此刻一更已過才抬入來，先時在誰家寄放？以我看來，其中必有大隱情！我今晚一夜不睡，在他後面窗外聽個下落，我此刻就去了，你安歇了罷，不必等我。」到四更將盡，歐陽氏推門入來，見姜氏還坐在牀頭，對燈流涕，笑說道：「不用哭了，我聽了個心滿意足。此時他兩口子都睡熟，我才來。」隨坐在一邊，將文魁夫妻前後話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又罵道：「天地間那有這樣一對喪心的豬狗！」姜氏道：「如此看來，二相公同你男人還在，老主人身死是實。只是他兩人止有□兩銀子，能過得幾日？該如何回家？」說罷，又流下淚來。歐陽氏道：「不妨！二相公幫助姓林的，這是一件大善事，金堂縣和新都縣，自必人人通知。大相公此番棄拋父屍和胞弟，不消說他這件大善事，也是兩縣通知的。何況老主人在那地方，大小做過個父母官，便是不相干人。遭逢此等事，地方上也有個評論，多少必有幫助，斷斷不至餓死，討吃亦可回鄉。」又道：「大相公家贊美大相公有才情，有調度，也不在他嫁夫一場；又說你是他們的禍根，必須打發了方可做事，『早晚我即勸他嫁人。』大相公說，這裡的房產土地須早些變賣方好，搬到山東另立日月；總他二人有命回來，尋誰作對？大相公家道：『你當日起身時，我曾囑咐你，萬一老殺才有個山高水低，就著你用這調虎離山、斬草除根之計，我還打算著得□年，不意天從人願，只三年多就得上此計了。』大相公又贊揚他是肚中有春秋的女人。」姜氏道：「他既無情，我亦無義！只可恨我娘家在山西地方，無人做主。我明日寫一紙呈詞，告在本縣，求官府和他要人。」歐陽氏道：「這使不得！我聽的話，都是他夫妻鬧味話，算不得憑據，本縣□分中有九分不准；即或信了我們的話，也得行文到四川查問，還不知四川官府當件事不當件事？倒弄得他又生別計出來。依我的主見，他若是勸你改嫁，不可回煞了他，觸他的恨怒，他又要另設別法，總以『守過一二年，然後改嫁，回答他，用此緩軍計，延挨得二相公回來就好了。從今後，要步步防他們。就是我聽得這些話，總包含在心裡，面色口角間，一點也不可顯出；他若看出來，得禍更速。茶裡飯裡須要小心，大相公家不先吃的東西，你千萬不可先吃，只在此房消磨歲月，各項我自照管。」姜氏道：「只怕他處處見你維護我，他先要除你，你也要留心。」歐陽氏笑道：「我與二主母不同。他們若起了謀害我的意見，被我看穿，我只用預備飛快短刀一把，於他兩口子早起夜睡時，我就對付他們了；總死不了兩個，也著他死一個，有什麼怕他處！」從此過了月餘。

一日，殷氏收拾了酒菜，到姜氏房內，與他消遣愁悶，兩人敘談閒話。殷氏道：「人生一世，猶如草生一秋。二兄弟死在川江，他的一生事體，倒算完結了。我又沒三個兩個兒子，與你夫妻承繼，你又青春年少，日子比樹時兒還長，將來該作何了局？」姜氏低頭不語。殷氏又道：「我常聽得和尚們放大施食，有兩句話兒說：『黃土埋不堅之骨，青史留虛假之名。』世上做忠臣節婦的，都是至愚至癡的人！我們做婦人的，有幾分顏色，憑到誰家，不愁男人不愛。將來自頭相守，兒女盈膝，這還是老來受用。若說起目下同牀共枕，知痛知癢，遲起早眠，相偎相抱的那一種恩情，以你這年紀算起，少說還有三□年風流；象你這樣獨守空房，燈殘被冷，就是刮一陣風，下一陣雨，也覺得淒淒涼涼，無依無靠；再聽上人些閒言詘語，更是難堪。我是個口大舌長的人，沒個說不出來的話。我和你在他這家中六七年來，也從沒犯個面紅，你素常也知道我的心腸最熱，你若是疑心，說是我為省衣服茶飯攛掇你出門，我又不該說。這家中量你一人，也省不下許多；你若把我這話當知心話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定捨命訪個青春俊俏郎君，還要他家道豐富，成就你下半世榮華。你若是看成放屁，我也不過長歎一聲罷了。」姜氏道：「嫂嫂的話，都是實意為我之言，只是我與他夫妻一場，不忍便去；待守過一二年孝服，那時再煩嫂嫂罷！」殷氏道：「你原是玲瓏剔透的人，一點就轉；只是一年的話，還太遠迂闊些。我過些時，再與你從長計議。」殷氏素常頗喜吃幾杯酒，今見姜氏許了嫁人的話，心上快活，吃了二□來杯，方才別去。

正是：

棄絕同胞弟，妖婆意未寧；又憑三寸舌，愚動烈婦情。